



賜餘堂集卷九

晉陵吳中行子道著

集序

帝鑑圖說序

代



今上屬統御曆以來懋學親賢勵精圖理而少師張
公爲元輔特隆眷毗焉 平臺首召 講幄日臨凡
公所奏對悉從容聽受盖 祖宗朝盛事數十年
所曠見者豈非明良之會千載一時之覲哉公益感
激知遇左右效啟沃弗遑也旣乃檢史傳所紀載事
摭其善可法惡可戒者繪圖系說以進 上嘉納

焉每於講讀暇則出二三冊問公公則條列詳委必旁引曲喻以明之卽就事獻規謹言盡辭莫不犁然有當於上衷者某叨侍從之後幸睹懿美竊窺

見公矢念忠勤而用意則微婉也

上神聖有爲

堯舜資然所以研幾定志辨于蚤而迪之以正者實師保輔相職也矧冲年初服正虛受銳進時乎此養之于豫之道也上誦習惟勤無怠朝廢夕乃燕

閒必有爲游息之助者携冊隨

御出入備省覽丹

青之象易觸目前

累代歷辟致治釀亂之蹟若示

諸掌上因資玩適遂決從違蓋止邪未萌而修德于

罔覺矣此成之于默之機也卽是冊所輯自帝王以

降稱英君誼主者鮮完德也已漢成可戒者三雖葺

檻旌直何裨于亂唐玄可法者六而其究也侈用濫

倖弗克終焉覽鏡古昔其事效殆不旋踵易轍者且

千萬世之下如此乎媿惡得失之不相掩也君人者

安得不慎修思永以底于純而圖厥終耶此又責之

以難之義也易有之樽簋用缶納約自牖明臣道也

必誠信聯其交而後委曲以引于道也今

上以

公忠倚公公之誠信孚矣而矢訐謨翊

明聖遂得

以委曲于其下猗歟盛哉

帝鑑圖說後序

代

少師大學士張公旣以所輯帝鑑圖說進 御覽因奉 上旨宣付史館于是梓其副以傳其以職序謹綴言末簡曰夫鑑者鑑人之形也形有妍媸美惡孰能自見之哉必懸鑑考形不爽毫髮矣自昔君人者將整齊寰宇表垂懿鑠匪特其神明茂也要必鑑于古焉古之蹟淑慝並著理亂斯彰勸懲旣明從違遂決此君人者之鑑也書典謨所稱若稽古堯舜說者謂堯舜不自聖每事必慎考乎古云今 皇上冲聖勵精嚮學孜孜不少間而公爲元輔尤深倚注

馬初踐阼卽

御平臺召公

面諭眷毗及

手翰

褒嘉仰惟

德意之所向蓋銳然欲法古親賢保泰

致理也公夙夜思所以對揚休命報稱隆遇者偕少

保呂公簡侍從之屬定

朝講之規崇論竑議揆皇

王之畧以效啟沃無怠朝廢夕旣復檢史傳所紀載

卽淑慝理亂不同事而凡可爲勸懲從違之鑑者繪

圖系說以進

上歛容起敬垂聽納焉公因條對

大指指及善卽慨然忻慕復指及不善則感然若有不當于衷者睿哲夙成神機朗發視簡冊奚啻羨墻也將繇是覽鏡古昔飫習見聞念慮皆純時幾必敷

堯舜在上而公明諧謨弼于其下不與有榮施也哉
雖然其竊窺見公之矢志念忠而用意微也蓋冲年初
服正虛受銳進時也研幾辨蚤與治圖終是必有潛
移豫養之道焉宋王曾爲相繪錄古聖賢事跡進于
仁宗嗣位之始乃慶曆嘉祐之治稱隆盛焉亦或其
定志純心于始者致之也今 上神智卽唐虞不
足讓何論宋第論古今輔相所以用其忠愛于君者
類如此

軫塘張氏族譜序

蓋聞之古者修身範族不出家而成教于國也故其
厝注有原施行不倍親踈遠邇舉斯心以加之已爾
世之降也智足以集事力足以周物先其踈者遠者
聲光勳烈豈其無之而攷之宗親子姓有恩禮不相
及者國有康濟之猷家鮮惇叙之化此道德風俗之
寢以微也尚論者不能無遺慨焉軫塘張姓于萬安
爲著而見菴公于族爲最賢公成進士宰宜城旣推
擇爲諫臺無何會大計有所彈射徙之外直聲偉義
炳鑠寰區稍遷毘陵司理則庶平之譽不啻神明不
佞休沐蒿萊僅一再望見而玄鑒內朗清輝外瑩矚
乎穆如彬彬焉文質也間以其所輯譜示不佞曰茲

譜也先世遜則公所勗世代相禪族指漸繁其統系
名字儷胤生卒之詳所宜續者則家大人嘗心計之
而手錄之以授予予南通籍遂勉以成編今履先生
之境幸而徼一言以引諸端可乎不佞不敢辭夫譜
者崇本萃渙修睦樹敦仁人孝子思沙 人而禮樂之
用所由興也公筮仕巖邑布德施政稱 及冠豸
持斧則觸邪祛佞稱直臣本乎孝以移之而事君則
忠本乎慈以推之而使衆則愛其厝注施行有原而
不信如此殆居今而猶行古之道者耶所繇與飾行
矯名于聲光勳烈之表者異矣不佞按公之譜而知

其所以修于家者又觀公之家而知其所以教于國
者逮踈由親及遠自邇藉令人人而公乎家無殊俗
國不異政舉而措之四海垂之千百祀可也不佞故
爲之論著焉以告世之有家國之責者至其譜之昭
祖明宗書賢志貴推本由始綴屬方來與夫紹明詩
書之業爲張氏子孫勗者語具蕭史氏序中

龍池梁氏家規序

粵聞菴梁公起家通籍修業積庸以顯于世始教閩
型範克端稱明師嗣宰陽朔循良夙著稱神君今佐
毘陵郡治理流聞聲實騰茂則益稱賢能異等自茲

往皆運斤遊刃地也民譽國禎公其人矣此豈馳騫材
諳殫竭智能淬勵于簿書期會者所可及哉頃之
公出其家規示予予受而讀之乃知公克施有政之
原也夫得民而治之而民治以治民之職奉上而上
獲然必先之以悅親信友又推而本之以誠身蓋身
之能誠喜怒哀樂之中節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
之無所辟而親親長長老老幼幼不出家而成教于
國也世降俗衰經殘教弛卽乘軒綰綬而仕者矯飾
治術闕畧躬行動烈聲光雖表著于時而攷之家或
亦庭闈德色父子市道者嗟乎此聖學不明而王道

之寢以微也公以其體誠于身者而設規于家自灑
掃應對起居出納之微至忠孝名節之大所以修睦
興讓萃渙崇本垂式于無疆者曲防周慮燦然備矣
是故推其率祖將父者以事君而孝可移忠也推其
翼子貽孫者以蒞民而慈可使衆也刑于寡妻至于
兄弟以御于家邦舉斯心以加之矣語云家難而天
下易公旣先其難者而于其易者特易易爾則其歷
試咸宜隨施輒效蓋自有神存機應者不徒在訂謨
厝注間也是規也寧詎爲梁氏重乎聖學之驗也王
道之端也將與顏氏之訓司馬氏之範布之四海傳

之百祀不無禪于一道德同風俗之指矣

陰符道德經解序

陰符寶字三百道德靈文五千黃老之奧窅乎深矣窮神闡化葆光契真立言殊塗覺世同軌均之性命之旨也洪陽先生心會重玄道苞太始宣暢微渺指示宗源盡性立命之教蓋以儒通之黃老哉見子輩既鑄莊畧矣二經并刻三解並行群矇可開萬古無夜讀是經者絕巔崖之墮徹多岐之迷得在目之機悟塞兌之義聿通理境因舍言筌庶幾乎先生解是經之意云

南華經標畧序

讀莊子者如飲巨壑如入大庖各隨其量之所受意之所適而取足焉一勺充腹一齧膏唇不必其源之窮味之盡也註釋評解自郭子玄而下亡慮數十人驥家壁不必其蛙之傳蠅之襲也予不敏童而習之長而無所得間隨涉歷嘗標識一二語于冊醢雞管豹爾洪陽先生稟淳葆真探玄詣粹偶觸微幾時發緒論借彼辭指抒我性靈蓋莊子一南華而先生胸臆亦自一南華誦茲編者因先生而通莊子之義固可因莊子而會先生之心亦可萬仞長風千載曠覽

神而明之存乎人馬門人憚貢士携之歸兒子輩受而卒業僉謂宜公之人也遂付諸梓而予爲之引其端予與先生執經講幄佐教辟雍從先生久知先生不可謂不深雖然自細視大者不盡亦取足于先生之一勺一齧而已矣

孝思錄序

孝思錄者吾師龍洲翁錄其先考妣誥敕之章與夫志狀弔祭之文也錄之者昭寵闡幽將以識終身之慕而遺諸其後也旣成帙鋟梓乃示其門人中行命爲序序曰夫人子之情至榮者莫榮于君之追隆

所生至哀者莫哀于親之弗逮厥養然徒哀無庸當圖所以慰其哀者是必冀夫榮矣榮匪倖致也行孝于身移孝于國而顯揚靈寵榮斯至焉是哀也始夫孝者也榮也成夫孝者也孝何言乎思哉惟思不窮斯孝不匱矣初吾師之幼失怙也奉母張太宜人之教蓄德砥行種學績文與伯氏州大夫黽勉樹植蓋其哀深故其志定也及夫舉進士則辭要津乞儒官昕夕與母俱豈不以逮養之難卽一日不以三公易耶蓋又不汲汲于躡通顯以徼榮者母之終雖已享愉引考而吾師之哀固弗替也哀則思思則圖所以

賜館堂集 卷之八
慰其哀者故歷試諸艱咸底厥績凡政刑文學錢穀
甲兵之司隨所居著聲奏功今且躋膺陟華肩鉅建
崇爲社稷生靈所倚毗其矢忠之猷孰非其移孝之
念也勞勩不嘉 恩綸薦被顯揚靈寵有來斯皇其
榮也可謂至矣榮以成夫孝而吾師之哀或庶幾其
少慰乎若夫茲錄也則有勸之道存焉 國家褒崇
之典顯其身又追隆其所自出體其私而作之忠者
如此乃不思所以感激報塞者非情也是故可以勸
爲人臣者矣夫孝者繼志爲上養體次之養有逮不
逮天之不可必也而成身以成親非人之所自勉者
乎誠思所以答罔極垂無疆舍此無繇也是故可以
勸爲人子者矣注盈邑損造物者默有權衡故積厚
流光不于其躬則于其子若孫此植槐之德貽穀之
仁食報如持券然是故可以勸爲人父母者矣衍而
布之人式于訓繹而永之世載其懿此之謂維則之
思此之謂錫類之義故曰有勸之道存焉矧爲王氏
後者尚益嗣其休而引之長哉

孝思錄後序

代作

嘗聞之言孝者云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
也朋友不信非孝也夫孝亦難言矣是錄也三者具

馬蓋人子殫愛極敬飭躬致養凡可以顯榮其親者何弗願哉顧分不可得斯情莫敢踰矣龍洲王師自筮仕迄于今敷歷諸曹聲績特茂允哉稱文武爲憲社稷是毗之臣也臣能奉親之教以作忠君則體臣之私以廣孝因心修制予秩伸情顯榮至矣則臣之懷報圖終陳力荷重者藉茲寵靈以往當愈益崇鉅夫安敢奸訓辭以忝 德意惟兢兢焉夕勵日儆之求無負于其後也乃至朋友之交以敦信未有不順乎親而能信乎朋友者是故紀之世系俾思嗣也聞之先德俾克揚也侈之 君恩俾圖慎也悼其親之

弗逮俾永慕也最義錫愛之道彰矣然則是錄所載忠于君敬于官信于朋友之徵也寧獨顯榮其親已乎某門下士又里中人也竊窺見吾師不匱之孝謂將與其忠敬信者俱貽無疆之聞矣敢綴一言于末簡若夫名錄之義與彙帙鉅梓之意則具在侍御郝公太史吳公二序云

借壽贈言序

是編也華篇藻牘侈盛祝遐蔚乎其嫻然于詞也非都上卿之位而貴者則搯如椽之管而文者不佞不能文又不善宦罔幸再生直宜三黜爲時所鄙唾卽

言焉當唾之乃晉所王公者褫襪蒞蘆中造不佞而請也顧以不佞言弁是編之首乎豈其倫乎雖然貴人之詞誇以爲不若賤也文人之詞飾以爲不若野也旣貴矣復徵諸賤旣文矣復謀諸野公之意其在不佞乎夫箕疇之行福也五而公今之備福也四矣攸好德者實靈承昭受之原本匪德則不可以言福公故名家子嘗供奉金門玉堂之屬是時柄國者公之先世交也炙手可援捷足共逐不難濡忍更易因緣而去之若不屑者遺榮敝屣輕世浮雲願和葆真逍遙容與于鳩筇鶴氅之間且逾廿載幸躋七袞意

甚適而神王也所稱好德者惟公故所稱能備福者惟公世固有歷崇品策要津榮名壽考人人所艷羨而忻忻焉願之顧其功名爵祿之計日鑠元精毀譽得喪之門時捐靈府無論僂偃暮途支離朝露朱輪未返華屋不歸卽名實旣孚眎息猶壯寵堅 丹屐望副蒼生亦蓄之樊中游于方內神雖王而意則不適也公也意適則恬神王則愉恬愉相滋其所以凝禧綏祉者固未有涯量是編所論著者貴而匪誇文而匪飾卽不佞之賤之野益足徵足信也公之世父宗工弇州先生者辭雄白雪志慕青霞名遂功成身

且退矣蓋深于天之道也試以不佞言質之庶幾哉
無唾之乎

太學講章序

往者洪陽先生與今穎陽相公並以日直 講幄臣
司成南雍一時四方章縫之士及門者慶得師也故
事課講之業隸之少司成而洪陽先生以其素所咀
英挾醇者發孔孟之旨講解若干篇穎陽公擊節稱
之而諸生則書紳以服之云今先生司成北雍予不
佞則分席而教以佐下風又安能外先生之言而別
爲訓哉至講期則令六館之師設臯比而誦說之爾

蓋其言未嘗離訓詁而闡微析精亦未嘗不談性命
而近裏責實欲人人誠修慎履于庸言庸行之間以
斬爲聖賢之徒而已然其篤論善誘發人所自知之
隱症而後投良劑挽世所易趨之邪岐而直示坦途
中我心痲令人顛泚試以今所共聞質諸中之所獨
覺深惟內省有不赧然愧懣然知所懼者幾希夫道
在邇也事在易也親親長長天下平矣此其化民成
俗開物成務之教乎學者執是編而求之有餘師矣
彼心源頓悟言詮可忘自謂其高出人群動合天則
而以玄宗溷論惑人侮世是舍筏而渡不黍而炊恐

非所以爲訓也因重爲校梓屬掌故者藏之雍署中
四書蒙引便覽序

先大夫嘗下帷傳經於四書訓詁家獨取裁于蒙引
蒙引爲先正蔡虛齋未刪次之藁闡幽探博其精詣
超覽者固自在而璞璧沙金殊煩匠氏手也時時披
閱則時時以朱墨乙之及釋屨登朝未卒業爲憾
迨予舞象時受書于莊楚園先生先生卽束于博士
法乎而講菽窮理則田百氏之藪而漁獵之根據淵
源期于融貫耻剽掠爲口耳資也者先大夫間嘗語
之折衷蔡氏書以翼朱子傳註而發孔孟之微旨與

義其在先生乎先生唯唯旣十有餘年書始成用心
最勤良工獨苦冗者削斷者續漏者補誤者釐類者
從互異者比而合源尋派列髮櫛絲聯有貫串繫絡
之功無增益僭踰之罪譬之披草萊而闢之理蕪穢
除谿徑而直達之堂奧矣九京可作兩賢相因夫然
後虛齋之志庶乎有所托哉而予則追慟夫先大夫
之弗獲覩厥成也漢儒以經術轉相授受諸弟子各
守其師說爲家法至顯于世而對其君之言曰臣師
某也予不肖爲先生之弟子今且供奉詞垣竊師說
執經侍上講幄而又推行所傳習者造士成均

夫孰匪先生之教哉先生之教用之 朝廷而先生
之身猶衿韋也是予之罪乎故于其書之行也予之
言又何可辭

四書原書序

聖賢之言言其所行而人之讀聖賢之言者亦惟求
行其所言而已矣是故能行者不必能言而言之多
者行之愈益悖也自疏註詁釋之學興而家各置喙
人自爲說蛇足蚶翼去聖賢之旨也漸遠宋諸儒起
而表章之理道旣彰而枝葉則滋繁矣善乎鄭夾漈
之言曰燔書書存窮經經絕良有慨也逮我 明學

校設官科目取士曲儒末技復取所謂枝葉者衍而
爲儷偶蕪蔓之章篇離句析強爲之支分節附轉相
勦襲以爲青紫媒視聖賢之言奚啻糟粕而高談性
命別立塗軌者則又炫異採奇語本顯也而以隱闡
之意本近也而以奧窺之以爲不足不足以洞朗
關竅冥悟淵微也嗟夫聖賢之言言其行也亦惟求
之行焉而心會體踐之卽千百載之下且且暮遇矣
藉令行之不敢悖也言之得無可已乎徐伯子士彰
求以行夫聖賢之言者也懷琛握瑜卒澤于道義而
其學則旣田百氏之藪而漁獵之矣下帷授書子弟

賜餘堂集 集序
從之游甚衆而一時文學儕輩莫不資其多聞博物之益積歷涵泳者久而應子弟之質問暨儕輩之所商訂不得已而有言焉然其言皆引其所自得于心者著之冊以故隻詞片語悉由衷生微緒妙筌足稱神解其由註釋與諸儒家之說而根抵之者什之二三其註釋與諸儒家之說所未及而旁悟超覽者什之六七采懿砭疵若刃迎冰釋犁然當心而解頤也學者因繕寫之煩遂鏤諸梓以傳乃伯子則語予曰是所謂探一珠于龍渤割寸土于荆山庸詎窺玄溟巨島之精華哉矧行之弗逮吾耻焉又奚事于言而駢轔贅疣爲也子爲吾明其不得已而言之意予故叙次斯語于端而因名其言曰原旨

答問錄序

君子之爲教五有答問者先儒云因人之高下而差等之若孔孟于樊遲萬章也予竊謂不然夫時雨之化成德達材之功何嘗廢答問乎卽如愚不違者問爲仁而答問爲邦而答蓋答問之中自有差等固不可雜施強聒者默而成之神而明之則存乎人耳若謂不足達不足成不足化而姑就其問以答之云爾斯爲教之下也或非立教之指矣祝大夫介卿蚤歲

志于學入而有叔龍先生爲之父出而有諸先哲爲之師友憤則啟悱則發其所得于過庭負笈之間者取之左右逢其源也今也知命而幾于化矣以其問于人者待人之問矣因梓斯錄爲同志者勗也予不學不聞道居恒黽勉第以道在日用學務躬行而家喙戶頰道聽塗說甚無庸于講之名也苟因問而答因答而明諸心必求所以驗諸身焉則斯錄也爲踐履之入門可也如口耳而已矣質疑辨難徒資見聞則斯錄也爲筌蹄之粗迹可也此大夫勗同志之意也不然孔子無言孟氏不屑又奚取于答問爲哉

張翰林窓稿序

韓昌黎有云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蓋言者心之殼也而文者又言之精也因言可以知人而謂文不足以觀人也豈其然哉歲辛未予與安成張見洛同年舉進士自釋褐南宮旋復儲材東觀乃獲朝夕從焉每相與切劘道義商確菀文益爲意氣交也見其敦大冲夷無復城府慷慨果毅不屑脂韋而于是非邪正從違可否際尤且析錙銖守尺寸弗爽弗渝也殆庶幾乎仁義之人歟故其發于文也皆本之於由衷真積之餘得之

于神解默識之後未嘗組辭琢句標異爭奇而披掇
華秀足稱鉅工抒寫性靈允當大雅每一篇試讀之
數過機觸天動才運風馳若決江派而東流若建瓴
水而倒注一瀉百折千萬里莫能禦也自非宏中肆
外多藏厚施而欲雕模鉅釘于筆楮間是烏可以丰
容色澤爲哉茲文也固已試之利器共賞之希珍也
亦奚俟乎予之言雖然予稔其人而後驗其文旣知
其文之似人也則夫讀其文而因想見其人者尚究
其人之所以能文也哉噫趨迷襲瞽逐末沿流文之
敝于時也久矣予懼夫食其實晞其光而遂遺其根
與膏之茂且沃也于是乎書

四進士文稿序

語云文章與世高下蓋言時運所移有不可得而知
者又云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蓋言原本所繇有不
可強而能者信然哉予弱冠舉于鄉先大夫不令赴
公車而爲之擇所從游者徐君士彰所旦暮几席在
師友之間予以辛未舉于南宮而徐君久不售竊愧
之若何君某錢君某龔君某又皆文學中茂才異等
卽徐君行輩稍前亦所折節推轂者也 皇帝執
符御籙旣十有一年爲癸未需然發明詔驅城社所

馮之孽盡搜巖穴所屏棄之士一切撻急繩引諸所不便法悉罷去而與海內更始蓋泰亨之期也四君者爲是科所舉士豈非機會所邁應運乘時而起世隆文亦與之俱隆者耶予所習徐君者冲夷淵懿庶幾稱篤行君子及與何錢二君周旋邸里靡不宅心醴粹措履雅馴斐然一出于正而龔君曾爲五賢歌于震撼鉗結之時其趨向槩可識已今其文之足傳者具在所謂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燁彬彬乎仁義之言哉予深推其原本所繇而尤快睹夫時運之昌明所進者爲善儔良士也四君者今服官意觀厥成焉

刻龔文學遺稿引語

冀之群有良驥焉伯樂氏遇于途顧之嘆曰矯哉茲一日可千里也市之歸而絕塵而行空請從此始矣逾時馬病死人讓之則又嘆曰嗟乎夫馬顧其能千里與不能千里耳卽馬之良無死則原氏弗貧終生弗天乎收其遺骨而藏焉猶足珍者彼駑馬雖幸列閑衛日就羈絡誠賤矣武進茹侯與予同年舉進士

來蒞邑以儒術飾吏治暇則進博士弟子真試之文
得龔生道隆者則亟稱而深嘉之龔生故食貧益茹
辛攻苦力于學讀其所屬文蓋漁獵經史庶幾哉澤
于道義者不徒勦陳襲蔓爲也而宏論藻思多出之
風簷晷刻中嗚呼若生者殆所謂駒千里者非耶旣
貧復天奚不俟少試康莊之足而遂坎壈以終也予
故悲其志重惜其材焉茹侯錄其文擇其可傳者梓
之夫亦謂其遺骨足珍于是乎收而藏之也歟與今
之沿迷蹈瞽轉相摸竊舉一第卽出一稿災木充棟
于坊肆間異意矣

珥筆草序

不佞生也愚束髮學菽漫有引裾請劍之思嘗竊謂
丈夫倘光依日月身致雲霄不畏革行間則披肝闕
下及辛未叨登甲榜選讀秘書典在詞垣日靡庖給
此非愚之分也丁丑冬父子之倫斃矣抗章者五臣
不佞實首倡焉故被杖而還最不能忘情編戶七年
下石百計蓋無日不驚魂也乙酉春君臣之紀渝矣
阿指者盈廷不佞獨建議焉故賜環而起旋不能安
身歸田十載蒙垢千端月旦無稽風聞未察甚至指
爲邪爲亂者蓋又無日不銷骨也此則愚之效也昔

時同事者或以名高驟進崇班或以位卑益著令譽
惟不佞名位兩無當焉雖然人損寧受天植難移藉
令就列服官更有憤激弗忍嘖嘖創殘之餘必膏鈇
鉞莊生曰樹而謂之樗不中繩墨故不夭斧斤所謂
無用之用也不佞善病蚤衰已結數椽于十里蕪葭
中二毛漸霜一息如綫常獲秉耜以俟蓋棺又安知
非愚之利哉古云願爲良不願爲忠恐彰君過特諱
已直不佞嘗執經侍帷幄見 上神聖靡由補拾
茲所言言宰輔耳奚而諱也既不焚草且爲災木蓋
一䟽而首甘鼎鑊未填溝壑幸也再䟽而獨遭萋菲

因保蒿萊亦幸也 皇恩高厚相度涵弘聊紀歲
月以示子孫俾毋忘承家報 國之念云爾

賜餘堂集卷九 終

孫儼思校刊

賜餘堂集卷十

晉陵吳中行子道著

頌

聖壽無疆頌

有序

皇上嗣承正曆光宅大寶誕膺駿命恢纂鴻圖既五年秋中八月月建巳酉旬外七日日屬壬申為誕聖初度之辰普天胥慶之期也臣竊惟大德受命德盛則命之保佑也滋隆至治格天治神則天之眷綏也恒篤載稽徃牒諦考前聞蓋代有明王每昭茂祉世逢景運更衍純禧是故繞電開祥流虹紀迹赤龍玄

鳥丹錄蒼姬猗歟邈哉有周成王初服嗣功位在德
元上下勤恤曰自貽哲命曰時配皇天而卷阿天保
之祝其君也曰爾康爾常曰俾熾俾昌然敬德誠民
乃可祈天永命而申重之慶必推所自于嘉樂之令
德焉有感則通無徵不應若執契然未有爽矣洪惟
我 皇上以至聖之資履郅隆之運軋綱獨攬離
照繼明孝奉 兩宮恭先百辟虔臨五位躬總萬
幾目屬統御極以來發德音布功令揭蕩平正直之
訓嘉與臣民再始覈實考成蠲逋蘇困 朝講不輟
禋祀唯寅省幾唯康勵精于理蓋 聖不自聖而思

永新之又新以圖終也用能昭受上帝克戡天休敷
錫下民共歸皇極是以九扈薦登百嘉忻鬯三辰式
序六合時雍頃者北胡欵塞南海恬波蠻平而西蜀
之妖氛淨寇殲而東粵之叢菁開桴鼓之響稀聞玉
帛之國咸集乃茲金衡正序玉律澄霄氣調南呂之
宮星應壽躔之次月光旣望清輝滿大地山河秋色
平分湛恩承昊天雨露澤流動植懽浹華夷屬萬寶
之告成戴一人之有慶 臣又唯丁丑之歲丁者盛也
言萬物之丁壯也丑者紐也言一氣之根基也矧鼎
年正富當聖人志學之期又閏月適逢乃王者居門

之象方貽睿哲預卜靈長斯不亦重玄之嘉貺上壽
之貞符也哉臣其職叨輔弼情倍忻愉仰荷 生成
俯勤頌禱進千秋金鑑懷芹曝于唐賢捧萬歲瑤觴
效岡陵于周雅謹綴蕪辭恭塵 睿覽以上祝我
皇上億萬年之壽固就日之微忱祈天之大願也臣
某拜手稽首以獻頌曰

皇明肇泰景命維新真精間氣篤生聖人龍飛在御
于茲五春瑤圖載啟寶籙初臨聰明憲天顯承紹祖
位正乘軋運隆當午乃聖乃神受天之祐帝德誕敷
溥海率土冲年嗣服遠邁周成乾綱以正坤軸惟寧

親政懋學不息其行嗟赫播順達彼勾萌皇心翼翼
自公及燕圖理實殷望道未見睿聽虛懷弗遺細善
曰惟艱哉克勤罔勌以戡殊眷以育群黎泰乙流祉
元祚凝禧三靈叶贊九土咸登窮髮稽顙惟雍惟熙
五令乘秋千齡毓聖璇度晨輝瑤華夜映月挹冰輪
露浮金鏡蒼生騰懽玄穹錫慶矧惟瑞應聿逢閏餘
良辰再覩化日正舒我皇履端垂拱宸居禎符竒貺
炳鑠寰區世底休隆域躋仁壽九列平衡萬國輻輳
鴻基彌光燕貽孔厚川陵並長松柏儷茂聞古明良
交修用章弗懈于位長發厥祥聖德日躋聖治時康

申重之命俾爾熾昌何以承之所其無逸範衍箕疇
履旋逢吉八千爲春七百過曆願言保之與天爲一
記

新建寶應呂家潭東嶽廟記

萬曆十二年予執經侍

上講帷竊聞

朝議有

直指使者蔡公馬公上言寶應汜光湖險宜堤者下
大司空議議如直指言爲便 詔予巋緩十萬留都
計部帑十萬于是大中丞王公直指使者李公暨司
道許公等協謀矢力以襄厥事而今叅政莫公實始
終決策勞勩良多越明年予以病得 請休沐踰淮

涉湖則堤告成之會也望之屹然翼如也去初議時
僅七閱月耳數百年以來莫大之利所宜舉無窮之
害所宜祛旋議旋罷卒無見之行者今且不踰歲而
成之人力不至于此矣及予還里理疾居無何而叅
政莫公走使授簡于予曰茲役也前後中丞直指百
執事之力也不佞在事樂觀厥成焉然受指 廟謨
實亦徼惠神力烏敢忘所自耶惟吾子之圖之也蓋
湖之七曲有潭焉舊隄沿水而築如環新隄對崖而
峙如駛兩首則緣堤而抱如拱中爲阜民呂姓者居
之因名呂家潭云工之作自茲潭始屢築屢圯春鋪

無所施幾于負薪投壁之艱矣乃有夢神女于堤者
南數里舊有東嶽廟一區爲奉嶽帝暨碧霞元君之
所僉禱于神而神之應如響也堤之成亦自茲潭始
役旣竣僉思所以敬天休而答神貺者卽阜建祠以
祀之木石取材之餘傭役用力之餘經營剏構乘時
之餘基高一丈五尺圍四十八丈八尺縱橫各十丈
前爲坊中爲門再中爲嶽帝殿後爲元君閣閣之崇
也三丈有奇廂庫廊廡丹牓藻繪一切備具輪奐斯
美鐘鼓在懸歸然溷乎若清都紫極之境也東則湖
波千頃上下一碧西則海濱萬畝遠邇平疇蜃氣網

緼水光潏灑咸在几履間寧詎栖靈之所抑亦覽勝
之區矣不佞實綱紀之而率屬與事專屬之淮安倅
詹時宜效勞佐其成者都事胡傳經歷婁煥縣丞徐
一龍也香火洒掃則以道士林承柱司之神之陰佑
顯相不佞不敢一日忘而闡幽垂信則太史氏職也
子橐筆佩囊于承明著作之廷久其爲我勒貞珉
以示永世哉予惟鬼神在宇宙間猶之水也焄蒿眇
嚮無在而無不在也惟陰騭無私故臨下有赫而極
辨之朝至聖之主則百靈效職兩間兆祥感應之機
捷若影響景貺休徵有不期然而然者今皇帝

嗣大曆服建極中和化馳若神風行無外而前後中
丞直指百執事精白敬應蚤夜勤施建議者任事者
運籌矢力者爲 國家挾必然之畫樹不朽之勲惟
公惟忠期于計久遠而弘濟夫艱難所以效之 君
者真可以質諸鬼神矣則獄帝元君顯其靈而助之
順固其所也豈矯誣誕罔倖福于回者哉夫有感必
通者神之所以祚 聖祉也無德不酬者人之所

以昭神功也則卽阜建祠以崇事虔享之夫誰曰不
宜神其妥靈歆祀永綏今 皇帝億萬年之壽永

護茲堤億萬年之基而獄帝元君之精英靈爽則亦

億萬年永有聞哉莫公名與齊粵人爲予同舉士功
名日茂文武爲憲之臣也故不敢以不斐辭而爲之
志始末紀歲月云

武進縣桑侯徵糧建議記

東南財賦地爲郡者凡六而吾常郡當什之二郡爲
邑者凡五而吾武進邑當什之三錢穀糗糒構歲會職
貢于水衡計帑者鉅萬邑故繁劇民工于訐訟攬摠
又附郭更臨孔道晨夕朝謁東西迂餞無停晷掾曹
胥徒刀筆代耕者窟伏機藏以百耳目伺一人之間
頃之旱乾水溢災沴頻仍畸窮者流離而稍饒羨之

家不勝誅求十室九困然軍國所需徵調甚亟不迫而傷撫字卽緩而拙催科吏雖才無兼能日且弗暇給故黠民藉口侵歲多逋賦而長賦者或交臂猾胥竄名匿籍爲奸簿書期會視若具文故帑矯虔之吏遂至置逋賦者弗問一切責長賦者長賦者恒傾困廢箸以應之陰取盈于巨室陽賈譽于小民而民之黠者益有所恃以效尤積習夙蠹莫可究詰夫民逋而責長賦者則賦卒辦而病在下長賦者與胥爲奸而責長民者則賦終訕而病在上不佞休沐田里久蒿目拊心敝也極矣侯之至也問民疾苦詢于芻蕘

殫智竭誠銳情于理而尤究心于催科之法不佞從臾而對曰宰不稱民父母乎父母之于子勞以成愛嚴以佐慈倘坐堂皇上令不行禁不止而姑息因循徼長厚之名邑無幸矣至謂催科無善政寧詎然乎侯乃穆乎深惟慨然力任于是遡作法之始稽流弊之終持獨運之籌廣衆思之益調劑其故斟酌以宜用繹庶言爰陳十議立限以定緩急革耗以杜侵漁比冊以便校閱總由以防隱漏均解以示公平信令以絕驛騷而銀穀分僉其役匭庫各有所司至于糧徑併徵省那移之弊磨筭預覈清飛洒之奸凡此皆

明同炬列窾中刃游若琴瑟不調解而更張之矣議
上監司督府諸直指使者咸嘉與樂聞報如所議著
爲令因得壹意秉約與百姓更始四境之內罔不灑
然改易聽睹洗濯心志者黠民奉三尺凜凜而掾曹
胥徒惟抱牘署案耳庭無箠楚戶鮮勾稽毋煩色聲
不逾旬月而充輸將之額諸賦長竊自慶也群造不
佞而謀曰催科之法莫善于今者吾儕小人幸蒙大
造肖貌有禁樹碑有禁然彰軌陳極爲可繼也杞不
足徵殷無以鑒惟微子一言爲百世利可乎不佞曰
唯唯侯之議利垂桑梓不佞之官典在筆札其何辭

于紀載之役蓋嘗聞鄭大夫僑之爲政矣都鄙有章
丘賦有制鄉校之毀輿人之謗不改度也曰火烈民
望而畏之水濡弱民狎而玩之故治不獨寬而濟之
猛政用以和乃夫子則以遺愛稱焉嗟乎古之仕者
爲國爲民今之仕者惟官惟貨無論弛愒待遷苟簡
從事以傳舍視其職者卽有疆幹自負以催科見能
者乎逸于程功巧于避怨慢令平日任術臨期奉法
之民無所縱舍而黠者不暇逮亦不欲逮也畏罪之
賦長無所休息而爲奸者不暇營亦不欲營也是猛
于善良而特寬于豪氓禍史耳富者貧貧者益貧民

貧而國誰與足哉奚惑乎國計民生兩無當也侯之
議俾黠者爲奸者目懾股慄奔走不遑而奉法之民
畏罪之賦長胥懼忻踊躍若出諸罟穽而衽席之則
以遺愛稱侯夫孰曰不宜今軍儲邊餉匱乏不支厘
宵旰詔計部博集群策夫東南之負豈朝夕之故哉
藉令數十年以來人人而侯也在在而侯所治之邑
也惟正之供無積逋矣不佞秉耜明農踐更以給公
家不敢後于奉法之民與畏罪之賦長故于侯之誠
心惠政習見之而于邑之輿誦里謠又習聞之倘用
傳信實匪獻諛遂鐫石紀其事以俟後之宰邑者攷

焉且以備今之觀風者采焉桑侯名學夔萬曆壬辰
進士山東濮州人

家慶圖記

予請休沐歸以萬曆乙酉迄今戊子爲三年矣王程
已逾臣病如昔旣不能趨 闕供事又不敢賫疏乞
休清晝綠陰卻軌謝客眠食之外課子弄孫而已會
荆谿李君止善善貌人遂貌予往貌予者多矣不得
肖今得十之五六嗣令并子若孫而貌之則人人肖
也而得十之八九乃成一圖因書數語以志歲月云
予以嘉靖十九年生今四十九歲矣以萬曆五年再

生今亦一十二歲矣長兒雍巳未生今三十歲次兒亮壬戌生今二十七歲又次兒奕甲子生今二十五歲又次兒玄乙丑生今二十四歲又次兒京庚午生今十九歲又次兒克癸酉生今十六歲又次兒亶丁丑生今十二歲最幼兒褒戊寅生今十一歲長孫儼思爲雍之子亦生于丁丑是年予杖于廷予兄命之于家曰致孫取致身之義而褒兒則孕于杖之前產于杖之後命曰餘生謂予自此之生皆餘也次孫爾思爲玄之子生于甲申先一年予蒙召起家復官遷中允再遷司業以洗馬攝其事因以洗孫名之

學步學語卽抱育其姑之間中今五歲頗穎慧機警相隨跳笑足爲怡悅其姑者予女文壬申生于編修邸第視京爲妹競爽好修出諸兄弟上而昨年除夕生第三孫爲雍之第二子歲未期而予女與女之母毛孺人謂不可示以貌皆爲圖所未載者榮祿期以生物而得爲人以生人而得爲男以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而得年九十爲三樂予之樂第未九十耳爲人爲男而又微君親之恩爲儒爲官而又給饘粥長子孫不爲饑寒乳獨而又乞骸骨于方艾服政之日田可耕水可釣從吾好而爲農爲漁蓋知止知

足道遙容與于田間水際而老焉以予之樂較榮啟
期之樂不既什百乎凡疇昔所經歷直大夢耳過而
憶之已屬恍惚久而忘之終歸杳茫至于是圖之所
貌者更幻形也誦赤鳥之几几詠恭人之温温論其
世想見其儀刑姬公武公千萬祀而常新此寧以貌
爲哉雖然垂世之間無所藉而永終身之慕或有所
托而存焉者也自予父母背棄歷有歲年雖嚴範慈
顏耿耿心目而音容漸遠想慕爲勞卒以未嘗有遺
像爲憾予既憾于前不欲令予之子若孫復憾于後
也矧予位浮于德聲過其情罔裨當時無述後世所
可貽者僅貌耳是圖也予所藉以傳者其在斯乎予
之子若孫所托以思者其在斯乎

贊

沈少卿純父像贊

其眉宇軒然而所持者定其眸子瞭然而所存者正
舍生甘之如飴憂時悄乎若病盖粹然者容而耿耿
者性夷然者貌而蹇蹇者誠賜環華膺者寵耶伏闕
顛隳者辱耶此惟幻境橫金挂緋者廟廊耶綸巾絢
履者江湖耶亦惟順命要之寵辱之形廟廊江湖之
景可像者丹青而窮則志堅達則義行寵不阿世辱

不斲名其不可像者浩然之氣千百載揭諸日星勉
哉少卿是吾嘗所兢兢

御史大夫蕭軋養像贊

斯人也位繫具瞻世推宗工予于中秘乎相從形端
而神斯王貌偉而心則冲壁立于外海納其中汪洋
千頃之度魁梧七尺之躬似舟載乎百斛乃鼎貯以
萬鍾麟玉傳宣威揚四裔簪筆侍從名在 九重列
卿聞望垂紳正笏中丞節鉞橐矢張弓蓋材全者左
右皆宜而德遠者色澤自豐休哉福祿之象藹乎道
義之容此丹青所難狀而亦豈贊述之能窮者耶

鴻臚盛東野像贊

染翰承恩典客詔祿王事匪躬天顏是矚儀之可象
冠冕佩玉心之所存握瑜抱璞外則俛乎如不容中
實怡然其常足蓋邁迹蒿萊而列有爵者之牘雖致
身廊廟而不失無懷氏之朴爲子若孫者快覩章服
之華思踐雲霄之躅茲其圖爲不朽而貽之以穀者
耶

祝南山像贊 有序

先生發解江藩馳聲海宇聞道甚蚤畜德維新蓋天
挺之豪人倫之杰矣乃若操勵飲泉才恢游刃化戈

見食牛集
受而俎豆緣政事以文章赭衣空庭青衿滿戶其民
之孔邇士之所嚴事乎予不佞辟雍識韓蹊成桃李
毘陵借寇澤及柴桑知先生莫若予也肅瞻道範敬
綴贊辭

先生之表爲昭爲融先生之中不畛不封藹藹維吉
温温其恭皜乎秋陽諸儒宗工煦然春日萬類併蒙
童冠與偕謾謾風下之松朝野俱重巖巖壁立之峰
盡削機事用葆淳衷其清輝古色若馭風飡霞凝冰
嚼雪者彼僅擬先生之儀容其正氣高標可鞭雷駕
霆吟風弄月者我能寫先生之心胸去欲去驕寧詎
稱翔鳳冥鴻繫先生其猶龍嗟嗟天所予人所受形
同性同而能踐能盡者惟公茲爲不朽孰爲厥終豈
藉丹青而可久將亘玄黃以靡窮

題王璵南小像

此嶼南王先生辭朝還里圖也先生嘉靖丙午舉于
鄉凡九上公車弗售隆慶戊辰去禮部爲吏部選人
得楚之臨武長臨武故巖邑介在山谷中土瘠俗曠
素稱不易理又新中寇創殘未起馴擾爲難君故寬
然長者至則務煦育拊摩其民而衽席之其政術惠
下而不媚上飾儒而不必緣吏民咸怙恃之而上之

人不盡知也居無何會人覲赴闕而子之計至先生止一子弱冠補庠生而歿不勝心悼之然宦亦倦矣遂投牒稱老不任吏而歸歸故所居夾山里守敝廬治薄田日課兩孫讀偃偻而趨益務爲惇謹逡巡阡陌自介士匹夫以至僮豎臧獲舉恂恂遇之無所加而執爨者爭席無論里中人不知先生故爲尹卽先生亦且自忘夫世之沉酣榮境沾戀名途至馳驅衰暮不休及休矣或憑藉故態又或佗傺無聊而不勝隕獲超超者先生謂遺書苟足讀以自愉志而已而不必名遺業苟足饘粥以自周身而已而不必利

故怡然自適泊乎無營于行藏流坎之際四十年如一日也傳稱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以郡遣督郵至解印綬去而靖節自叙則以程氏妹之喪自免韓子有曰靖節不欲任久矣而去以妹之故蓋其孝友如此識時委命其意固有在豈一督郵能爲之去就哉今輿南先生爲臨武長在官亦僅三百餘日耳而以傷子拂衣進退之間意深遠矣而靖節之自贊云忘懷得失不吝情去留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愚不佞之贊嶼南先生也亦云

于念山像贊

有序

念山于先生司教吾常予兒亮在諸生中因得奉顏
論先生䟽通知遠寬柔式和士嚴憚而又樂于親就
之也予時休沐于里出此幅命爲之贊予不肖何足
以重先生哉先生自有所不朽者在爾
青衿翹楚以儒發身絳帳譽髦以道淑人粹乎其容
若恂恂繩矩而卓犖邁倫則又有俠士之丰神俛乎
其躬若雍雍冠紳而蕭灑絕塵則又有達人之胸襟
出則敷蘇湖之化雨處則收安樂之陽春以皮相形
求者僅見其眉睫之似而鑒神情窺色理當得其絃
歌禮樂之真

題邵艾軒像

此提學艾軒邵先生謁孔林圖也夫鄒魯之墟洙泗
之境凡爲使車宦轍所經履豈少哉又豈不瞻仰廟
貌拜起徘徊廩廩乎動羨墻之感哉然得于所見則
惕焉以興及質于其所行何其邈焉以自戾也卽日
周旋于俎豆無庸也先生起家歷官正德間秉斯
之軸表東海操潔履方貞度肅教得過于權閹以歸
盖于臣節師模庶幾乎汶上西河之遺烈焉庶幾哉
聖賢之徒歟斯圖也以人重匪以事傳也偶爲族子
所逸而爲吾公復繪而表章之予束髮受書于爲吾

公而又夙仰止先生者因命題識于其端嗚呼平泉
木石燁燁著稱更諄諄垂戒無何時它屬矣而鄭文
貞之笏李衛文之詔至爲百世寶以徹九重之聽然
則先人之遺與後裔之所守其輕重可知也爲吾公
文學行誼彬彬世其家卽是圖之繪亦足以繫孝子
慈孫之思矣凡爲艾軒先生之嗣者當無忘爲吾公
之訓尚其什襲藏之而視爲九鼎重哉

曹鳳亭像贊

鳳亭曹翁世居東城隅蚤業儒久之遂謝去顧不樂
闖闖卽其居之後闢隙地構數椽芟蒿萊而莖棗焉
飽泌棲衡養恬葆真泊乎澹如也今春秋七十六高
矣而神日王志氣日益強出其像俾不佞爲之贊不
佞有奕世誼又辱翁忘年交烏敢辭

癯乎其容矚乎其履丹乎其顏蒼乎其髭仁心爲質
義方是砥視不下帶步不踰咫尺名不出閭閻而爲德
于其鄉孰不仰止功未及寰區而能施于有家可云
康濟高商山之節而心存胞與之思饒太丘之風而
胸無町畦之滓達尊惟三而僅闕其一錫福惟五而
已有其四皮相者謂騏驥終伏尚在千里心知者謂
鳳凰高翔超覽一世此予覩眉睫之道義而鑒神情

于色理者耶

啟

同門請座主啟

伏以大匠掄材樗櫟者既莫中其選良駒伏櫪鞭策者每不盡其宜此矯首一鳴士重相知之感而則足三獻古稱相遇之艱也若本無所有於中頓收網羅之內與實非大異于衆遂居豪傑之先分更難堪恩尤罔極恭惟尊師才推菡苑鍾華嶽之精英學擅儒林衍河汾之盛美既以文章鳴 盛世卽以經濟佐明時瑣闥攸司覩郎星而耀彩戎機專職仰卿月以

流輝折衝樽俎先事有備運籌帷幄多美無遺頃致俺荅輸誠不數單于稽顙載承 綸命兼文事于武事之餘偕入鎖闈期得士于校士之際降心以取故收之于臃腫拳曲之中具眼而觀遂得之于牝牡驪黃之外制增四百額悉入彀以承 恩名聯十九人誰處囊而脫穎媿甲榜多居人後在師門未爲有光願矢心恒以義先于公家終期無負草茆有今日均蒙拔擢之恩桃李在他年孰匪栽培之澤謹消吉日敬迓台旌用紆摠衣之忱冀領書紳之教伏惟俯允不任仰祈

同館請館師啟

伏以摠衣秘館栽培豈廊廟棟梁綰綬 清朝造就
實門墻桃李敢忘所自欲報靡由茲消吉以祗肅賓
筵冀微寵而趨承師席恭惟台相后翁丁尊師得天
間氣爲世偉人淮甸挺生協昌明之期于五百 彤
廷獨對抒禮樂之蘊于三千遂羽儀乎聖世卽領袖
夫詞垣游歷崇階漸躡風雲之會蔚隆雅望恒依
日月之光楷模一著乎成賢衡鑑兩推其校士昨者
執經東觀朝夕惟勤頃之贊治南宮夙宵匪懈奉
天顏于咫尺羨日錫之頻繁鳳池曾演絲綸麟史仍

資筆削舉 朝廷視爲重典旣萃一身以兼承屬館
閣難于得師復荷 九重之特簡仰塵虎席俯駐鸞
坡每乘啟沃之餘更勞吐握暫借寅清之暇得侍光
儀文欲起衰於近習之浮靡無取教先敦本惟古人
之節誼是崇何當藹藹之倫均沐循循之誘春風座
上旣有因之可宗夜雪庭前固無行而不與至誠動
物惟嚴則道尊覲德傾心故逸而功倍遂使章縫之
侶叨聯簪笏之班玉署瑣闈咸躋禁近蘭曹栢府並
列清華飾敝帚以千金何幸獲經題品効鉛刀于一
割尚期不負陶成懷感激于無窮仰儀刑之不遠謹

上某月某日時值徂暑候且生涼爰效葵烹擬伸芹
獻暫下黃扉之直少分赤舄之輝筐篚是將敢云恭
敬之實蘋蘩可薦用昭明信之忱瞻山斗于步趨復
茲捧袂聆珠璣于馨歎從此書紳某等不勝顙望懇
祈之至

書

寄家大兄

弟不肖不孝不愛父母遺體然此身既屬之公自當
致之時又無可愛之理頃者世道陵夷人心陷溺綱
常倫理幾于滅絕公卿持祿而附和臺省畏罪而承
望且連名具疏留之極醜極醜當斯時弟恨無羅公
者出也觸目擊衷慷慨念之以爲義所宜爲時不可
失一切死生利害悉置之至于官爵則視爲浮漚棄
如敝屣矣遂有敷陳不復忌諱弟亦知言之無裨于
用然此一端道理一種議論四海之大萬世之遠決
不可缺者昨疏入 當宁震怒舉朝動容寮友妻孥
則莫不見憐而致恐者弟惟從容俟之耳當李文達
時以今較之更有甚難者弟之不若羅文毅亦安敢
自負于名賢前哲哉弟勇進首發其端凡有人心天
理者又莫不謂義舉正氣當亦不貽羞于父兄之訓

也弟今待罪 闕廷囚服藥物皆携之偶至纂修館
有筆札在焉遂乘閒作此書風波頃刻倘不測便無
暇耳但得保微軀還初服隨兄馘馘間志願畢矣不
然奉母并卹我妻孥兄之事也弟亦無繫戀也寒凍
之極悉以涕淚濡筆墨故草率如此十月十九日寅
刻具

上疏之次日獨留中不發票而又有繼起者趙檢討
用賢也中貴稍稍聞之但見搖首吐舌之狀危矣危
矣今日已蓆藁待于 闕廷因念死等耳卽今視古
雖彭殤齊筭也事係綱常言傳簡冊弟得死所矣故

事勢愈艱而心神益定想當時解衣折檻亦不過如
此耳 天祚 皇明恐不至是此廿日所作書也

今日則是上疏之第三日矣各本俱發而二疏獨留
乃縉紳稍稍知之莫不扼腕痛心者師相之怒甚盛
對人云他不過要成名做一箇羅一峯耳馬乾老王
荆老二公正色直氣率同寮徃懇之只說事由 內
廷不發閣我不與知弟自黎明卽携囚服藥物與妻
子輩訣別而赴 闕庭微傳待三日設齋停刑之後
方下錦衣鎮撫也有云更不可測者乃朝士無問識
與不識舉嘆息惶懼卽齋夫走卒亦見憫憐矣嗟哉

嗟哉一人之生死奚足恤哉敗壞至此如天理何如國是何又聞批鱗履尾者四面起乃今飛騎四出止之然待弟之 旨下而剗切揀援者亦有之在弟則事勢至是更覺從容而慷慨矣此廿一日寅刻所作書

昨被拏及受杖之際生死呼吸間然業已置之誠如寄如歸耳故神氣安定意思從容但痛楚殊不能勝昏眩去數四似夢非夢耳中微聞若有神人語者若非陰賜護持安得甦醒自今以後猶或可以從兄待母弟之生平皆餘日也恐家中驚懼差人星馳走報緹騎邏卒偵逐甚嚴一兩日當下灣未知何日可抵家耳縉紳相率痛哭道路咨嗟至填塞而不能行甚是好光景也榮于軒冕多矣中夜伏枕口授亮兒代寫上稟十月廿三日具

與王荆石相公

頃凡三四接手劄千百其言總之家國之憂父師骨肉之愛壘壘乎忠誠懇欵可泣鬼神可格豚魚卽至愚極不肖奚忍仰負高厚哉常熟兄祗以師生之誼感遇酬知又厚爲伊周望也間嘗造膝不無逆心而其軒然高步侃侃然正論標植于宵人舊黨之中一

二風嫌小郤者密構積讒許相徒以影響悍然起而攻之則常熟兄安可隱忍頑然坐而受之乎若門生更有難之難者老師或未設身處之推心以諒之耳二人實爲一體倘是時如前諭中居間停解云云則非軟語傳言置此身于事外不可是令常熟兄當其辜而我因之以爲利不幾于背友而博一官乎况廟堂之言曰專指趙也而描寫之疏則又曰一二名流然則門生何可自謂此身不在事中乎卽如台諭云文墨高閒杜門避事將何道以處此境也若未有紛紜之前門生於人絕無忤觸於事原不關聞於政府則自入京以來旅進公揖外未嘗往一見進一語又如台諭云盡其忠務匿其迹以進言要訣教門生惟有慚負而已然亦匪故爲踈外未信之諫恐以爲謗而伺候門墻往來柬帖稍數數也更召人之疑正非文墨之官所宜耳自備員國學僻寓城隅與洪陽先生入署理職業逾數日一過長安走馬答刺未及畢復芒芒然返矣真似鄉居可稱吏隱甚所安也

又

辱賜長箋仰悉至教讀之四三不勝慚悚台諭云門生昔疑今信安知疑信之是非乎夫門生今之信以

老師之言而昔之疑則不獨以人之言也老師人倫
衡鑑揆路儀刑眉睫低昂頤頰予奪舉朝覘意嚮以
爲趨者門生叢謗勢可弭而謗且滋興若鄙之也門
生自廢力足援而廢不復收若棄之也門生有不善
義當責而規誨之弗聞若絕之也凡此皆跡也跡疑
而人之言更譎張以益之疑卽明智者不敢強自信
矣况愚闇乎此門生所由寐也若老師或以鄙之之
跡而陰解之或以棄之之跡而曲庇之或以絕之之
跡而以不屑教教之深恩妙用跡然而心不然則非
寐者所能窺而今始覺也然則昔之寐有因而今之

覺誠晚矣至於二罪之討一語無辭知過自訟敢不
輸服第所謂匿名奸政則不識何狀何指紂之惡不
如是之甚也申老先生天寬地厚門生豈木石哉台
諭云何不以告老師者告之夫告老師者懼不得爲
人而求見答也無所爲而披瀝告申老先生者慮不
得爲官而求見庸也有所愧而囁嚅苟緣落魄遂至
露齷縱不自堅蒿萊之守寧不重貽門墻之羞乎創
殘之軀灰稿之念山林長往牛馬任呼已矣復何言
倘不卽填溝壑異日者肉袒面縛于蘇臺綠野堂之
前可耳諒老師亦必矜其固陋而原之也台諭云人

生如寄何苦日夕是非煩惱間門生身隱矣與世無
所關涉於人不足齒頰解脫此障無難敬聞命矣司
成兄與門生毫芒無以異也原未有聞何物細人又
傳譌語台諭及之下情愕然素荷生成之恩更蒙真
切之誨不忍嘍喑直吐肺肝死罪死罪

與張洪陽相公

尊俾取道而西正台車擁傳而北也旁午應酬毋忘
賤迹一緘下及千里垂存惟時倉皇裁書鹵略心旌
未罄手勒不莊頃之中外多故上下未交政落旁門
權輕內閣安位行志此際大難邊疆之憂雖癰疥之

疾嬰城堅壁卒難蕩平所慮者同伍效尤異類敢逆
關中爲天下樞勢若建瓴計欲徹土宜何以圖之惟
相公主持密勿慎重 絲綸亟省議論大寬文法罰

必徇衆賞不踰時兵則宜多將或貴少十羊九牧亦
可爲鑒想帷幄之籌自有遠猷非淺窺遙臆者所能
知也 儲嗣之建迺腹心之虞似匪可以口舌爭亦
不宜以旦夕急未事則俟時無擾至期則造膝而言
安常則順命爲恭遇變則捐軀以殉所恃者 天祚
靈長 皇衷英斷久當自定或無他疑惟相公持以
寧靜感以忠誠不激不阿潛孚默奪想廟堂之謨別

有秘畫尤非淺窺遙臆者所能知也江南十載秉樞
因循釀弊山西一辭解組忠哲貽芳繼其後者難之
尤也中闈內閣呼吸相關若匪逶迤便須決裂祗全
臣節奚裨公家既不能誦身俛躬又不能貢金獻帛
未審相公又何以處之中行嘗侍左右竊謂相公穆
如清風皎然白日何幸洛中司馬卽爲天上夔龍寧
非千萬世之一時哉已知人望久屬但祈 帝眷漸
隆倚毘特專生平盡展樹宏建鉅振蠱維傾爲 社
稷造無疆之基則亦貽無疆之聞辱在門墻曷勝願
望中行不肖通籍廿年就列僅三載耳此外皆得罪
要津歸惡下流之日也逢迎代贅構造爲讒詈奔在
前茶蘖自噓心如髮短志隨氣衰冉冉老矣恩銜推
轂念絕彈冠卽賜拔擢決當遠引不敢冒進以妨賢
輕出以辱知己也如云軒輊之評猶挂齒頰鉗錮之
毒尚留網羅三黜宜然再收已矣

與艾熙亭中丞

上林並棲倏忽驚魂折羽握蘭同臭倚玉末光幸在
下風慚其匪類矣一疏以明子道而幾斃杖下先生
所同也一疏以明臣義而久擯田間僕所獨也逃虛
隱奧望長安眞隔前生霜毛漸踈河清難俟僕已矣

先生其濡忍委蛇爲國爲蒼生綏猷造烈亦可爲
同事不肖如僕者雪耻解譏則僕之蒙休徼寵也生
固無當死且不朽

與鄒南臯比部

遠承鴈帛挾我雀羅一水盈盈猥自引縮不能操解
艣追晤于江之滸也望之依依思之惘惘不肖匪類
不敢自附于同調久矣疵逖之身世所鄙而數焉門
下猶然夙昔念乎丁丑事五人者迹偶同耳飄泊東
西不相聞問瑕瑜彼此不相掩覆及賜環就列始稱
聲氣應求之交居無何門下復以批鱗犯主聖而

不肖與沈純父則以建言忤相公故門下屢起屢蹶
而不肖與純父遂坐以元凶大憝移之郊遂投之罔
兩不足盡其辜矣乃羈笈趙汝師暨艾先生于遠署
閒曹點綴景色若以示天下云五人之中賢者未嘗
不用而不用者自不肖耳久之天下之惡果歸焉樵
山釣水已積歲年而有唐太僕蔡直指之彈擊唐贊
艾以詈沈蔡贊趙以詈不肖至別以江山白黑良足
慨也亦足笑也吾儕向時已拚生死今日顧難于出
處乎門下何以趨趨爲也外度之時所宜內度之心
所安出可以行已之志處可以成人之名則山林鍾

鼎姝趨同軌踪跡千里肝腸一室正不必其迹之又
合也門下行矣努力自愛至于講筵召命之諭則門
下知我不以心愛我不以德矣二毛漸滿百念盡灰
虎尾羊腸驅之罟穽無論三黜固所甘心卽加三聘
不敢應命長林豐草倦眠饑食聊足自適以畢餘生
竊自比于鑿坏踰垣之徒矣幸門下置之頤頰之外

與唐凝菴少卿

不佞冥行扞罔抗言罹尤四乞歸休六移伏臘蟄蛰
暫寄牛馬可呼負芒刺于蒿萊久矣然于門下同里
同年至親至厚束髮把臂初無小郤奉令承指嘗效

微勞今門下策足要津不佞待罪下里猶庶幾察之
衆惡憫其群攻曲賜併蒙是所願望乃得於傳說者
籍籍謂門下有意督過之也詆訶橫加點綴巧構投
因下井呼以順風朝紳里黨人人能言之且惟辛未
以來廿年所偶叨驥尾遂料虎鬚念念吹毛時時割
腹朝紳里黨亦人人能言之嗟哉嗟哉不佞雖有推
心之寸腸實無容足之尺地匪一日矣然出口入耳
莫可踪跡門下固不難曲掩不佞亦何忍重疑而閉
目塞聰若罔聞見門下固不惜逆施不佞亦何妨順
受已矣復何言至于頃者門下偶挂彈文止因晉秩

躡等別無訾議而大疏雄辯自叙賢勞自表正直自
証考察之非辜自明遷轉之不驟洋洋纒纒亦足以
伸已屈人矣又無端而忽有指也借人形已曰一藉
建白之名可覆百行之醜不佞讀之慙沮思之悚惶
項項汗下踵也夫論建白不佞其罪之首也論行誼
不佞其醜之尤也珥筆之初因言父子之倫常而幾
斃杖下賜環之後復言君臣之權義而遄返田間是
他人之建白一而不佞之建白二也言尤行悔垢積
愆叢寡過未能內省多疚是他人之醜行百而不佞
之醜行千也同里同年至親至厚朝夕所稔妍媸莫

逃茲由門下之鄙夷遂爲海內所證信是他人之醜
可覆而不佞之醜不可覆也雖然門下意本獨發言
則槩加無論四方君子卽同郡之建白者若而人皆
接踵去國矣無論一時卽當年之建白者若而人如
尊公荆川先生亦抗章編戶矣門下縱不爲同郡諱
獨不爲尊公念乎豈門下嚴于嫉惡急于攻瑕不暇
旁顧不暇追思乎片語隻詞威于鈇鉞因一人之醜
而遷怒諸賢因今日之醜而貽羞先哲嗟哉嗟哉其
又不佞之咎矣門下倘或云覆醜者什九不覆醜者
什一則猶可舍其九居其一因之趨避已屬冒昧乃

門下既無解網之仁不佞安得立錐之所乎反已自
憐何施面目門下必且云吾言在此吾意在彼或甲
或乙無所主名安見其爲爾也者夫共傳者言也不
可揜也中藏者意也不可據也使不佞舍其不可揜
者居其不可據者而委其醜于人是益其醜于已况
門下既無推烏之愛不佞豈免死兔之悲乎同類相
憐亦何施面目門下皇華畫錦里父老負弩矢前驅
不佞舊厠門墻無煩介紹詎不願奔走于車塵馬足
間哉第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負醜而友其人
左丘明當益耻之不佞踈節直腸淺衷褊識苟有怨

怒素無蓄藏未聞背向夷跣心口胡越而可稱友者
不佞既知爲門下所醜矣而強求攀附寧無頽厚門
下既視不佞爲醜矣而陽賜接納奚取貌交夫友之
倫亦重矣同聲則應異氣則離貴賤死生交情乃見
門下與稽別駕應科臭味莫逆終始不携既死矣焉
用文之且也假絕友之峻節賈忤相之高名今則借
負譴之畸人充逢世之奇貨門下之自爲計誠得矣
不佞之爲門下用亦足矣死者爲地中冤鬼未死者
爲門下功臣不佞其何辭之與有拊膺扼腕跼地躋
天三四躊躇千萬不得已傾心披瀝沒齒引避爰稽

載籍若魏應瑒晉稽康梁劉孝標漢朱穆義疎交絕
自古然矣白日青天丈夫男子亦安用塗飾于聲音
笑貌而爲此罔兩以相謾哉盖于是乎賢者之庭削
醜人之迹矣此不惟不佞之處已宜爾卽門下之處
人亦宜爾倘門下謂其無足與比數遂賜麾斥而置
之于胸臆頤頰之外幸也惟命倘門下忘其直率因
滋釁疵而重之怒如蹈水火益熱益深以門下才力
智謀直摧拉枯朽耳不佞爲魚肉以俟刀俎宜也亦
惟命門下其裁擇之

與錢啟新侍御

門下冠豸批鱗一日二疏視死生直且書耳得副草
焚香誦之 建儲數語茅焦之危論相千言王珪之
確 楓宸藉重梓里借榮布袍芒屨以無恙之身返
初服也臣節已全 君恩殊渥矣不肖別疎把袂願
忻執鞭將長跼江之滸以候

與薛玄臺進士

足下惓惓德誼甚休敢不三肅百稽以承之不肖得
過當途世且指爲口實借爲贅儀而鄉里之伎構者
狀千態百月異歲新吾人止有進退兩途旣退矣呼
馬呼牛任之耳至于應酬交易安能食槁飲泉若蚓

而後可哉反之心無愧言之人無忤質之鬼神無疑則唇吻黑白齒頰雖黃何可窮詰足爲忻戚也不肖屏廢前後十餘年所經歷震撼不知幾許事矣只須牢把舵至風平浪息時又是一境界卽不平不息亦命耳足下甫通籍便忤世而歸闇黷頓挫自此始也幸識之

與祝南山少府

進止出處雖父子兄弟弗能贊一辭况不肖之于門下乎然骨肉之交道義之愛言而不直謀而不忠又奚取于朋友也門下仁慈沾戀而家庭左右復爲牽

挽遂爾優柔今也事至此不肖旣不能保無它虞則又安得不圖其上策乎且無論時論事卽以學問科名品格言之先幾稱智決退稱勇蚤辭榮利之途不受汗蠖以故吾面目返于鄉閭雖少此員外之名或少彼橐中之物只辦得忍辱安貧四字豈不快然蕭然于一丘一壑之間哉官可惜而身尤可惜也官不可捨而身尤不可捨也人豈不欲留其身千年萬歲乎電光石火俯仰遂成今古况門下尚當爲嗣續計乎白太傅云已知軒冕爲長物未免琴書與別人言及此卽三公萬鍾當付之一瞬矣門下倘不

以爲然乎

與屠緯真儀部

往不佞起家通籍卽聞東海屠先生之名光施寰區
芬流齒頰旣稍稍從它所得先生之文而讀之丰韵
道逸締構綿密鷲鵠神駿躡景摩空洗洋百千言援
毫濡素俄灑立就至于聲律語尤爲辭壇雄帥人巧
時詘天機橫流神境宗工足稱合作然未睹先生之
人也意其高調軼塵盛氣凌世令人望而震焉而先
生顧古心樸容俛焉如不勝衣吶然如不出諸口而
獎賢與善緇衣白駒之好又粥乎如無所能者目一

奇節耳一虛譽不難于俯躬降心以下之矣不佞至
庸陋無足當先生先生則以疇昔意氣排闥扣閣又
困于蒺藜屏在蒿藿者久或非脂韋齷齪徒也過聽
悞收爲詩以贈之舉全集以投之又進之中堂而飲
食之而茲且貺之至教發其所未傳者傾蓋爲懽捧
袂若晚先生毋亦取其似而忘其匪類乎不佞受知
已之感因懷負知已之羞處宇一介歷宙一息唯此
誼無涯則不佞之此心亦無涯也與趙兄長牋漱誦
四三過精詣微旨深于道矣雖然無論三千八百在
清微之上尚爲之而忍于遺世失時也卽二生者白

骨復肉朽株更榮千載一時臣義莫逃國恩罔極寧
不願及犬馬之齒捐糜以爲報乎而誠信未孚疑詬
易集一二端人善類不足勝八九之讒喙忮心見幾
斯爲哲人不吝然後君子今旣徵發不啻幾矣而猶
求容于名場利徑往往借迂其身用世之談以自解
曰我亦可仕可止耳甚非不視不取之道也出處辭
受立身大閑若一旦舉生平而弁髦之先生試論退
心大菩薩何如獨覺小乘哉倘微語爲間秋毫無礙
如先生云云則趙兄之掩關離境誠過矣願先生熟
嘗而終惠教焉

卷十 終

孫 孝思 校刊

